

# 试论经济发展与人才需求

罗桂元

**【摘要】** 当今社会拥有知识与人才这两个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越来越至关重要。文章联系世界人才需求现状,阐述了高智能人才是决定未来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关键词】** 知识 经济 人才资本 教育改革

**【作者】** 罗桂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委常委,秘书长。

跨进新千年,一个以数码、网络技术和生物基因技术及纳米技术为先导,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大潮正滚滚而来,高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和人类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产生远远超过19世纪工业革命的影响力。全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式正在世界范围悄然兴起。处在与时俱进的今日,人们开始认识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说到底人才、科技的竞争。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财富,谁就拥有竞争力。经济全球化时代呼唤着多类型、多层次、多规格的高素质专门人才。科学开发人才、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是不同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鉴于此,对经济增长与人才需求问题进行探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低技能者过剩与高智能人才稀缺的矛盾

随着世界传统经济结构向知识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引起就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革。劳动集约型替代劳动密集型;高新尖科技型替代普通技术型;电脑监控型替代手工操作型;新开发产品替代传统产品。传统的工薪就业族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劳动力向“技术化”发展,新兴产业的知识型劳动者将逐步取代夕阳产业的产业工人;经济知识化的发展,知识化的“金领”、“白领”阶层取代“蓝领”、“黑领”工人;等级制度和组织界限消失,雇员价值即能力将逐步取代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知识价值的“主轴”作用,知识和技能的商业价值取代旧有的行业经营方式。可见,在信息时代,人的智能和知识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

素。对于那些拥有新知识、新技能的人来说,新时代则意味着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对于那些没有新知识的人来说,新时代则意味着,当旧工作消失,旧体制崩溃时,他们将面临失业与贫穷(珍妮特·沃斯,1998)。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高新技术及人才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力过剩和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从而导致全球性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国际劳工组织(ILO)2000年公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有10亿工人失业或就业不足,有1.8亿人登记没有工作,有5亿人每天的工资不足1美元。全球还有6000万15~24岁的年轻人正在找工作但没有找到。在亚洲,由于“金融风暴”,使东南亚地区失去1000万个就业机会。在非洲,尽管经济开始回升,但失业状况依然如故。截止到2002年5月底,美国“9·11”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6400亿美元,并导致200万人失业,其失业率达5.8%。目前德国有400万人失业,失业率达9.5%。据西班牙官方公布,2002年2月全国失业率为9.75%,是199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2001年12月日本的失业人数是337万,比2000年同期新增39万,失业率达5.6%。据《1999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1999年底中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9852万人,比1998年增长24.3%,国家统计局公布失业率为3%左右。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领域现实态势与未来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反差,寻找、培养

和留住人才是当今各国面临的巨大挑战,而全球性人才稀缺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发展。据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统计,1996年美国缺乏4.5万受过科技训练的大学生;2000年缺少45万化学、生物、物理等学科的科技人才,这些方面的人才到2006年将缺少67万。美国劳工部预计,美国需要100多万掌握软件技能的人才,今后5年每年至少需要9.5万名电脑专家,而国内培养只能满足需求的30%左右。在欧洲,2002年缺少174万信息技术人才,特别是兼备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知识的人才极为短缺。法国在未来的20年内,对工程师的需求量从目前的16万增加到40万,而本国每年只能培养1.6万。英国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量将增加30%,而国内只能满足15%。德国目前虽然有几百万人失业,但仅信息技术人才急需增加10万人。日本今后10年将缺少200万甚至更多的科技人才。同样,在中国人才也是最短缺的资源,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高层次人才包括国际化人才短缺更加突出。一是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的5.7%左右;二是高层次人才仅占人才资源总量的5.5%左右,而高级人才中的国际化人才则更少。目前全国100多万高级人才,45岁以下的占6.3%,35岁以下的仅占1.1%,将有42%以上的正副教授和50%以上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农艺师面临退休。高层次人才紧缺已经成为制约国际人才战略实施,制约各国及地区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了吸引人才,世界各国竞相采取措施去争夺科技人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规定不考虑国籍、资历和年龄,只要是专业方面的“精英”,一律允许优先进入美国,这样,美国一度吸收了包括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内的2000多名科学家。在美国“硅谷”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和科技人员中,有33%以上是外国人。20世纪90年代,从事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的美国人进一步增加,目前仅计算机领域就有50%以上的博士是外国人。据统计,从1949~1969年美国从发展中国家吸收14.3万高级人才,这些人在20年内至少创造了1000亿美元的收入。1969~1979年,美国接受的50万专门人才中,有37.5万来自发展中国家。1999年美

国共有49.1万名外国留学生,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为5.7万人,台湾省为3.1万人,日本为4.6万人,韩国为3.9万人,印度为3.7万人。据美国有关人士说,这些留学生学成后有50%左右在美国定居。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与繁荣,美国移民和归化局1999年签发的H-IB签证数量达到11.5万个,而2000年增加到19.5万个,以解决高科技工业人才严重短缺问题。德国政府提出在近期内从欧盟之外的俄罗斯、东欧国家、中国和印度招聘3万名信息技术人才,参与德国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瑞典施行“积极的移民政策”,大力招揽国内短缺的高科技人才。芬兰的移民政策历来保守,但对国外高科技人才也都尽量降低“门槛”。英国大力放宽对高科技人才及其家属发放永久居留许可证,导致中国移居英国的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人才达45万多人。目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82%和76%去了美国;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出国深造后回国的也寥寥无几。尽管这种人才外流现象既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又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中一种正常和难以避免的现象,但是,这些靠国家大量投资培养的人才的流失,其代价高昂且损失难以弥补。人才危机绝非区区小事,它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世界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培育出高智能国际化人才,这就迫使每个国家重新考虑人类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重新定义人的发展机遇和社会责任,重新评估原有的教育,并进行改革。

实现教育改革是各国为经济持续发展而解决高智能国际化人才需求矛盾提出来的,是各国领导者用“与时俱进”的眼光观察新世纪所得出的结论。进行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创立具有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振兴之根本。教育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制约和刺激经济发展的“总闸”。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的根本希望是教育,目前必须大力培养具有现代知识与技能,尤其是高智能国际化人才。

其二,造储大量“人才资本”,是国民经济增

长的基础。在全球化竞争的浪潮中,经济的增长不仅仅是依赖于“实物资本”,而是依赖于“人才资本”。因此,以先进的教育造储大量的具有高度感知记忆能力,特别是观察能力;具有高度抽象的概括能力,包括想象力与逻辑思维能力;具有高度的创造力,尤其是财富的创造能力的高度的智力化人才。加里·贝克尔指出,加强教育会提高一国国民经济的生产率和增长率。这不是说,只须提高教育水平,一切都会变好。但是,如果人民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经济增长就只能很慢。观察一下发达国家的资本,其中75%以上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才资本。

其三,进行教育改革,赋予人们丰富知识,是一个国家民族繁荣强盛之源泉。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赠予人先进的知识就是赠予人生存、希望与发展,就是赠予国家民族繁荣强盛的金钥匙。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次演讲时说:“在21世纪,人们最指望得到的赠品再也不是土地,而是联邦政府的奖学金。因为他们知道,掌握知识就是掌握了一把开启未来大门的钥匙——不在乎他们拥有什么,而在乎他们知道什么和能够学会什么。”<sup>①</sup>

总之,培养人才,实现人才资本积累的关键是教育,重点是大学。为了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必须适度超前。过去传统意义的大学,通常是“知识密集型”大学,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高等教育应是国际化教育基础结构的“研究密集型”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盖哈德·卡斯帕尔教授指出,“研究密集型”大学之特点是能精心选育学生;致力探索知识;富有创新精神。它不仅是教育、科研于一炉,而且在为社会充分利用领先时代的科研成果的同时,为本国经济增长输送高素质人才。然而,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学教育在结构、内容、方式等方面都与今天经济增长所需求的高智力国际化人才供不应求而发生矛盾。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采取了启发性、开放性、创造性的模式,逐渐实现了“学习的革命”,人才产出的适应性在增强。而中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的“知识密集型”

教育模式依然延续着孔老夫子的做法。其弊端一是大学教育结构失衡使人才资源结构失衡。教育是知识创造和传递的主要载体,是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提高人才素质的根本途径,也是调整人才素质结构的重要手段。而这种素质结构只有随产业结构的发展做出相应调整,才能满足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人才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国的教育结构失衡,不仅难以为产业结构的发展提供人才资源,而且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结果导致结构性失业。二是评价体系不是坚持知识与能力的综合评价,而是以应试成绩为取舍,静态评价,标准单一,致使误导受教育者用知识记忆多少反映教育的全部效果,这种用试卷应考评价必然影响甚至抹杀教师与学生的创造力。三是部分教育内容过时,现在依然把积累学习前人留下的知识遗产当做中国教育的绝大部分内容,脱离时代知识与技能的需要。四是教育方法与消化方法简单、“机械”。教育方法是“灌输”,教育内容消化方法是“死记硬背”,“以本为本”,造就了相当一部分高分低能的记忆型人才,不能面向市场,面向产业结构调整,面向经济全球化。五是教育投资主体单一化。中国的教育经费大都来源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缺乏多元模式,造成教育经费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必须进行大学教育改革。

其一,由办“知识密集型大学”改革为办“研究密集型”大学,使教、学、研、创、产相互结合渗透,协调发展。使大学及时跟踪科技的发展,有效利用信息资源,能把最新知识运用于教学,能以最新的理论指导科研,能将最新的成果投放市场,能送最好素质的人才于社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美国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成功合作,就是“研究密集型”大学的范例。据统计“硅谷”每年有60%以上高科技利润与斯坦福大学有关,教育与科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该大学走上了良性发展道路。

其二,由“封闭学堂型”办学改革为“国际开放型”办学。学校要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角度出发,

<sup>①</sup> 转引于李向民:《精神经济》,新华出版社,1999年。

重新审编构建国际化高等教育内容;发展海外教育;开展国际性课题研究,推进国际学术交流。

其三,由“精耕细作”式教育改革为“快速高效”式教育。比尔·盖茨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注重质量的年代,90年代是注重再设计的年代,那么21世纪的头10年就是注重速度的年代。而中国以往的教育,在吸收知识最讲究“功夫”的“精深”,在学习手段上最讲究“铁杵磨成针”,但却缺乏时间速度概念。以学习效果与学习时间成正比例发展来判定知识功底的深厚,这一误导的延续必然会使一代又一代受教育者被时代所弃。一定的知识只适应于一定速度的物质运动,只适应于一定时代的经济增长需要和思维发展需要。在经济知识化、信息化、自动化的今天,不把学生带人以批判带动继承的快速发展轨道,不把教育基点建立在21世纪的知识体系上,不把教育的中心从知识系统积累转向思维能力的发展上,就无法提速培养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当今世界由科技革命带来的知识快速更新,时间与空间、需求与发展、高效与快速等都不允许抱残守缺,搞“精耕细作”式的培育人才。实践证明,一次重大的物质生产变更很快导致新的精神生产的知识结构的变更,快速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又导致精神生产发展的加速。因此,一国的经济增长成效取决于能否利用世界经济变迁,而一国教育的成效取决于它是否迅速以时代科学作为快速培育人才的发展起点。

其四,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包揽”教育投资改革为市场化、产业化和私有化的教育经营。教育的市场化是教育产业化的基础。用市场竞争的原则运用于教育领域,将政府单一投资模式改由国家投资、社会捐资、私人和企业出资、境外引资办学的多元混合型,是改变国家教育事业造成低效率和巨大浪费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改变投资主体单一,经费短缺的有效措施。在经济上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因此更需要用多元“跨越式”途径造就大批适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高智能国际化人才。

多元“跨越式”途径造就人才除大学等高等教育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加速构建现代化“终身教育”体系,这

是知识经济发展规律与其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随着知识老化速度的日趋加快,传统的一次性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知识迅速更新的需要,因而要求人们必须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不断充实和更新知识。

其二,大力发展网络教育,将每一个家庭变成培育人才的学校。这种家庭“点击大学”将越来越成为廉价、高效、加速培养与输送人才的“孵化器”。例如,1999年美国已有48%的家庭装备了微机,到2002年,联接国际互联网的家庭增至56%,有94%的人使用微机上网学习。据网络专家预测,2002年全球有10亿人通过国际互联网和全球网进行了知识和技能学习,可见网络教育已是大势所趋。

其三,开设社区培训中心,投入巨资将每个劳动力进行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快餐”式补给“充电”。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美国3/4以上的大公司有自己的技术学校,仅IBM公司在国内就设有职工教育中心社区200多个,教师5000名。摩托罗拉公司每年用于职工培训的开支超过10亿美元。德国、奥地利每年用于培训的投资占GDP的2.5%左右。目前经合组织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职培训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由此可见,以开设培训中心社区方式进行新技术、新知识的再教育,是产出“价廉物美”的新人才,以推动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形式。

综上所述,人才问题是战略问题,21世纪高智能人才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源泉。

#### 参考文献:

1. 珍妮特·沃斯、戈登·德莱顿(1998):《学习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
2. 李向民(1999):《精神经济》,新华出版社。
3. 袁劲松(2000):《智力拓张》,青岛出版社。
4. 姚愉芳、贺菊煌(1998):《中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1999):《1999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责任编辑:朱犁)